

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3周年纪念日。

73年前,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、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,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起,历经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,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。昨天,早报记者采访了王国祥、谭显芝、赵引群三位抗美援朝老兵,聆听他们的战斗故事,重温那段峥嵘岁月。

战火中,一天救治70多名伤员

三位抗美援朝老兵追忆峥嵘岁月

91岁赵引群 一天抢救70多名伤员



赵引群出生于1932年,1947年参军,一年后入党,曾参加过晋中战役、太原战役、西北解放、四川剿匪等几十次大小战役。在朝鲜战场负伤被送回国休养后,赵引群又主动请缨重回朝鲜战场。

“刚入伍时我就是个小卫生员,后来开始跟着大夫学医术,学习怎么止血。仅止血这一项技术,在抢救伤员时就发挥了大作用。”91岁的赵引群说。

在国内剿匪攻打太原时,有一名战友大血管断了就喊赵引群上去抢救。经过赵引群的一番止血包扎后,这名战士很快被送到当地医院。医院的主治医生表示,“这种止血方法现在好多大夫都不会用,你能碰到这么一名有技术的卫生员,真是幸运,再晚一分钟你的命可能就保不住了。”

赵引群在朝鲜战场上先后两次负伤。“我第一次负伤,是在照看伤员的时候。当时敌人飞机偷袭,戴的手表立功了,虽然被打烂,但也保全了我的手。我休息了几天就回到了岗位上。”赵引群说。

回国休养一段时间,未等身体完全康复,他再次回到了朝鲜。当时战争进入谈判阶段,仗打得少了,但仍有很多伤员需要救治,赵引群在伤员间穿梭,忙得脚不沾地。“负伤再加上劳累过度和严重冻伤,造成我两条胳膊永久性损伤,现在怎么也伸不直了。”赵引群说。

“第二次负伤是在冬天,在一次救助伤员时,我的左颈部被子弹擦过,血流不止,很快我就因为失血过多休克。等我再醒来时,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我问旁边的病友这是哪里,病友说是齐齐哈尔。我大吃一惊,自己居然回国了。”赵引群说。这次受伤,赵引群被评定为“三等甲级伤残”。“我还记得昏迷的那一天,我的衣服上别着朝鲜方面颁发给我的军功章。醒来后却找不到了,估计是转移时弄丢了,我遗憾了好久。”赵引群说。

赵引群介绍,外科医生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任务是尽其所能地抢救伤员。在子弹横飞的阵地上,赵引群最多时一天抢救了70多名伤员,一天下来没顾上喝一口水。

“我觉得我不是什么英雄,那些在朝鲜战场上再也没有回来的战友才是英雄。”赵引群说。

92岁王国祥 几十人合吃一个苹果



王国祥,1931年出生,1945年11月入伍,参加过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,解放江西、福建、两广以及四川剿匪的战役。1951年7月,王国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并参加了第五次战役。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,王国祥与一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同一个连队,参加各类战斗10多次。

1951年,当时20岁的王国祥随部队跨过鸭绿江,来到了朝鲜。“用了很长的时间,在上甘岭地区的五圣山挖坑道,修筑工事。要知道,这个高地是个石头山,要想在这里挖坑道非常困难。但战士们硬是在石头山上挖出了一个个深坑道,构建起了易守难攻的战斗掩体。”王国祥回忆,从修建工事到战斗胜利,他们一直死守这个高地,没有一丝退缩。当时敌人出动数倍兵力,天天都用重火力炮轰炸。

王国祥作为司令部电台的队长,担负着炮兵阵地信息数据和各种情报的传输任务,肩上的任务很重。他说,有一天深夜,敌人突然对我军阵地发起攻击,在我军一轮炮火轰炸后,志愿军战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这时,王国祥发现有战友负伤,于是他和几名战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,抬起担架将伤员护送到后方野战医院,然后回到坑道坚守阵地。

“电影《上甘岭》里演的很多都是真实的故事,当时我看了电影后哭成了泪人。像‘一个苹果’的故事,我们亲身经历过。”王国祥说,“苹果是后方支援的,保障人员冒着炮火送到了阵地上,所以大家都很珍惜。每个连队分到的苹果等慰问品数量不多,战友们都是你推我让,谁也不主动去吃。最后还是连长下了命令,让大家拿着苹果,像击鼓传球一样,传到谁手里就咬上一口。没想到传了一圈,几十名战士连一个苹果也没吃完,最后还剩下一大半。”王国祥说。

“我经历了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,上甘岭战役是最残酷、最激烈的。在五圣山阵地坚守的那段时间,惨烈的场景至今难以忘记。有一次,通信线路又被炮火炸断后,志愿军一名通信科长带着一名战士不顾敌人的炮火冲到了前线,找到炸断的通信线后,为了节省时间,及时把阵地的信息传达到位,他干脆用牙咬住通信线,保障了通信畅通……”王国祥讲到这里,激动得已经说不下去了。

87岁谭显芝 冒死往前线运送弹药



谭显芝是四川宜宾人,1953年1月,他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。“我看过电影《长津湖》,拍得很真实,但我所见到的‘长津湖’要更残酷。”87岁的谭显芝含着泪说。

1953年夏天,谭显芝所在的部队从前线撤回,被派到三八线沿线修筑工事,架设铁丝网等。1954年,部队被调到长津郡,位于长津湖边的一个县城,安置在一个足球场里。部队在这里驻扎了两年时间,主要负责修建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,以及寻找、掩埋烈士遗骸。

“每找到一具烈士的遗骸,都会心疼一阵子,这都是我们的好战友啊。”谭显芝说,寻找到的最多一个坑里,埋了12位烈士的遗骸。当时,我和战友一起把每具遗骸认真取出,用布裹好,带回来交给别的战友。“我们干了3个月,因为天气太冷,山上的土都冻住了,没办法继续挖掘被迫停工。”谭显芝说,那个地方的冷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,冬天气温能到-30℃以下。

“1955年开春后,我们又进山寻找烈士遗骸,最后我们连队共找到了800多具牺牲战友的遗骸,其中近半数是‘无名烈士’,找不到他们的身份信息。”谭显芝说,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,在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里,能看到很多墓碑上就写着“烈士”两个字。

在朝鲜战场上,谭显芝一开始被分配到担架队,战斗打响后他们4个人一组负责将弹药运送到前线,再从前线将伤员抬下来。谭显芝在战场上不幸受伤,他扒开衣服展示他的右肩,受伤部位还贴着膏药。“每到变天这里都很难受,这是战场上的光荣记忆。”谭显芝回忆称,伤是被敌人的卡宾枪打的,幸好距离远,子弹力量小,当时子弹卡在了肩胛骨上。“敌人的子弹打中我肩膀那一刻,当时只是感觉热乎乎的,等真正感觉到疼时,已经是满头大汗了。”谭显芝摸着肩胛骨的位置回忆道,在卫生站治疗的时候,因为缺少麻药,他直接让医生切开伤口将子弹取出。

对谭显芝来说,很多记忆变得模糊,但一提起抗美援朝的事,他的讲述立刻变得清晰,时而慷慨激昂,时而悲喜交集,仿佛那段岁月从未远去。

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
通讯员 刘朋朋 游潇